安陽縣金石錄

偃師武虛谷先生著

安陽縣知縣鐵嶺貴　泰校梓

宋

高勲造像記

案記正書在萬佛溝前已磨泐後半題高勲妻趙氏女大姐二姐孫女什姐五人等願隨彌勒下生同正口來之果咸平四年二月十五日

李密造像記

案記正書在萬佛溝文云元口村重佛弟子李密妻張氏次妻和氏與合家眷屬毋弟李丙妻王氏男李口妻郭氏

李能妻周氏婢留哥孫子周哥小哥咸平四年二月十五日字抽滿

都維許氏造像記

案記正書在萬佛溝洞側文云光嚴村佛女弟子都維許氏另行書邑人楊氏王氏諸女流後又書男弟子邑人口馬莫張竇等最後書咸平四年字多漫暗不可辨

光嚴村造像記

案記正書在萬佛溝字多剝蝕惟前題光嚴村另行有佛弟子李字下多不可識末行題咸平年十一月十五日不云幾年上書者脫文也

天池石刻

佚

徐憲撰天池記憲於髫齔時見池後石佛座上刻天池村三字太宗天禧元年正月二十日其名蓋舊有之

相州新脩園池記

佚至和二年三月

相於河朔爲近藩而地據形勝西走鎮定之衝屯師積穀與邊鎮相左右然當無事時州之武備日懈不嚴至五兵不設庫散處於廳事之廊廡間敗壞堆積莫可詳閱郡署有後園北逼牙城東西幾四十丈而南北不及百尺雖有亭榭花木而扼束蔽密隘陋殊甚牙城之北乃有官蔬之圃縱廣半夫中有廢臺巋然荆棘蒙沒州但以其基正圓有道回環而上

如螺殼然故以抱螺名之雖老胥宿校不能知興廢之由予之來雖以病不堪事然猶不敢偷安自放而忘治之所急於是闢牙城而北之三分疏圃之地其一居新城之南西為甲仗庫凡五十六間由是兵械百萬計始區而列焉以庫東之餘地通於後園由是園之南北始與東西均焉又於其東前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晝錦堂之東南建射亭曰求已堂之西北建小亭曰賞春其二居新城之北為園曰康樂直廢臺鑿門通之治臺起屋曰休逸得魏冰井廢臺鐵梁四為之柱臺北鑿大池引洹水而灌之有蓮有魚南北二園皆植名花雜菓松柏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既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躡武來遊吾園或遇樂而留或擇勝而

欷歎賞歡呼至徘徊忘歸而知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宣布上恩使吾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園之意爲不誣矣觀吾堂者卽太守伏旌節來故鄉得古人衣錦晝遊之美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過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吾君也登吾臺者西見太行之下千山萬峯延亘南北爭奇角秀不可繪畫朝嵐暮靄變態無窮俯視郛郭之中民閭官寺伽藍層廡與夫花顏柳色紅綠交映燦然如指掌之上一無遺者而知太守與此爲吾屬歲時休暇優逸之觀而不知吾亦自謂能勤於作德然後處茲而休且逸也夫子始以武備不嚴不敢以疾而忘治之所急而因得志其榮遇以及衆人之樂則是舉也豈無益之爲哉故直書大槩并告來者夫郡縣之爲政有

期而更也政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後繼之推其心以公而相照則國家之事無不濟者況一園池之末哉是之廢之必有能辨其心者時至和三年三月十五日記

案河朔訪古記彰德路總管府治後花園曰康樂園昔宋至和中韓魏公以武康之節歸典鄉郡因開牙城作甲仗庫以備不虞遂大循亭池名曰康樂園取斯民共樂康時之故云魏公自爲記而刻諸晝錦堂上即所謂相州新修園池記也元末似猶存故納新得知其概今覽公之自記闢牙城而北之三分疏圃之地其一居新城之南其二居新城之北乃以此求所謂新城蓋罕有知焉據訪古記彰德路城曰豐安坊有寺曰觀音禪院唐天禧二年所建寺

積字訛當是薪字、有八角井初州城在井北避洹水泛溢南徙乃包此井於城中是城既南徙故云新城矣然未著其徙自何歲鄴乘引宋志云後魏天興元年築宋景德三年增築是增築者爲新城或即起於景德時舊志載城池建置殊疏畧予故於斯詳稽之

魏西門大夫廟記

存正書嘉祐二年九月立在豐樂鎮西門君祠

將仕郎守信安軍司理參軍馬需撰

春秋巳來列國相滅因其郛郭以爲郡縣縣之長曰宰曰尹曰大夫其實一也魏文侯時西門君之爲鄴大夫摔羣巫而投之漳以銷蠹獘之風鑿大渠而溉其田以紓磽瘠之苦斯

煜煜於傳記而籍籍於人口故太史公云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夫澤流後世謂之賢大夫廟居血食於吾民雖千萬世不爲過歷載寖久傳賢益訛今邑之西祠宇雖存而被其神以王公之衮冕且名其神曰豹神不雅呼之於人而又篆之於石嗚虖縣令春秋率僚佐以祈以報以酹以薦姑僕僕再拜於其庭詎不推本其神之名與廟之貌亦足以爲瞽且慢矣惡覩所謂政事之舉耶嘉祐改元之秋九月予弟益長于茲邑二年矣祗報祭以伏祠下殃其號服之乖剌不合也遽命工新其神象易以古縣令之衣冠飾之劘其石篆之刻豹神者大榜其門曰西門大夫禁其土俗而告以新號予嘉予弟之有意於政

事而得遑暗慢之過也因爲詩以頌前人之仁正後人之失云詩曰

老巫豪吏兮姦罔紛紛兮河伯娶兮賊害良民殺生自任兮賦斂無垠家无完緒兮室無完人原陽昫昫兮濁河之濱爲鹵沉斥兮磽确嶙峋種不萩萊兮莽爲荊榛歲常凶饑兮人益口貧惟公之來兮誅度詆詞害期必去兮利期必遵姦巫沉水兮大溝通津鄰俗俛首兮服公至仁祠叢土木兮時謹祭倫歷載幾千兮不爲死文斜生積久兮弊緣因循口侈其服兮名斥其神噫誰與正兮聖宋之臣棟宇雖舊兮號服惟新時嘉祐丁酉二年秋七月晦日立石

登仕郎行相州鄴縣尉張誘

將仕郎守相州鄴縣主簿周明道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相州鄴縣令馬益
篆碑前列將仕郎守信安軍司理叅軍馬需撰中州金石攷缺其名得此足以補之記稱西門君廟舊有篆石題曰豹祠而士人相沿名之其弟益長於兹邑覩其石篆之刻豹祠者大榜其門曰西門大夫盖新廟之事如是据河朔訪古記云西門豹祠漳水之上有祠門扁曰西門大夫之廟蓋即馬君所榜至元時猶存然則馬君正名之功爲不可没已後列登仕郎相州鄴縣尉張誘將仕郎守相州鄴縣主簿周明道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相州鄴縣令馬益三人名此時鄴未併入臨漳及熙寧五年省廢而府

志職官於臨濟內不採輯有失博訪矣焉益守相州鄴縣令据雲麓漫抄云令差京官曰知縣差選人曰令然焉益結銜既稱試秘書省校書郎巳不同選人而猶云守鄴縣令當以令為正官而校書郎為其寄祿之資與

韓愷墓誌銘并序

存正書在韓魏公廟嘉祐七年十一月

叔祖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儀國公琦撰并書

愷字和仲余姪殿中丞公彥之次子母仁壽縣君張氏愷天性孝謹幼識禮義讀書彊記而善屬文嘉祐三年秋方應進士舉而兄確物故是冬其父病愷躬進藥劑晝夜侍側不解

帶者累月及母之亡也哀毀過甚不能自抑既而感疾遂不可治五季四月二十二日卒時季二十噫愷之所禀可謂粹美矣使天稍畀以年則其治家也有不順而肆乎其得仕也有不忠而敢背乎吾家之不幸而賦命之短也七季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東百步之近得地吉用丙穴葬愷銘曰

秀而不實夫子之嗟哀哉愷兮遽如是邪

按堂金石文字續跋誌載韓愷字和仲殿中丞公彥之次子嘉祐二年秋方應進士舉而兄確物故是冬其母病愷躬進藥劑晝夜侍側不解帶者累月及母之亡也哀毀過甚不能自抑既而感疾遂不可治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卒

時年二十前列叔祖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儀國公琦撰并書宋史魏公本傳二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悉與此誌結銜同而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史不及之魏公書結體純法魯公然以勳業之隆掩其書名是故君子之所期不以小技累也

大宋故太中大夫行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韓公神道碑銘并序

存正書嘉祐八年十一月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樞密使特進檢校太師行
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食
邑六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富弼撰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
充史館修撰判館事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書
丞相衛國公使以書來告曰我先人没於大中祥符四年春
三月之甲申葬於慶歷五年春二月之巳酉雖論行有狀誌
壙有銘載於史有傳施之幽顯不爲無述然墓在吾里相州
安陽縣之新安村有笆棺之碑存諸隧公雅與我游又嘗陪
議軍國於二府知吾家爲詳宜爲我列先人事實刻於其上

以表於道爍然使後世觀之者曰此有宋賢臣之墓可信不疑不待銘考而後見則吾志畢矣予曰諾按春秋晉侯有子食韓原其後遂以韓命氏六卿裂晉自王又有以韓國爲氏者子孫散適諸郡國其在昌黎者最爲著姓公爲昌黎之裔也達者歷世不絶遠祖徙居深州之博野四代祖曰又賓事唐僖宗爲鎭冀深趙等州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時巢寇亂中原其帥王景崇檄諸鎭兵大破之謀皆出於庶子庶子生二子其秀曰昌辭於公爲曾王父終於真定府鼓城令鼓城生璆爲王父少自力學工爲歌詩與晉人李崧徐台符深相善名重一時任廣晉府永濟令避亂又徙居趙郡之贊皇台符爲作詩哀其不逹而終其詩甚悲崧乃

以其弟之女妻其子構郎公之者姚也考始居於相以文章
稱尤妙書奏諸侯府爭辟之能致之者節一府遂治嘗守貝
州之清河始至與民約曰屈法撓人等事吾斷腕不為惟惡
利者爲君力之民於是大說然亦畏伏絲毫不敢犯歷事周
晉二代以世亂亦不得進入宋藝祖平南海徧選守臣乃命
知康州未幾以太子中允卒於官公漸顯累贈工部尚書有
子四人公於次爲第三諱國華字光弼幼而警絕鄉舉進士
太宗初一上中興國二年中科授大理評事通判瀘州代還
遷右贊善大夫會詔與相帥擇賢佐改彰德軍節度判官凡
從宦者率以鄉里爲辭王則斂鋒鍔一聽以恩公時年尚少
處之氣勁不爲少損有民李氏者口富殺人乃厚以賄州

之上下爲汩其情將不寘於死公持之益抉其姦隱李卒孫市由是諸豪憚之豐足不敢動公每出按衛儼然未嘗妄視里人每置酒賭曰有見其左右顧者飲之至能去竟不得飲時國用方儲乍倚關賦乃升秘書省著作郎監上蔡稅以監察御史召彈擊有稜角嚴然望高於台閣屬天子議復燕薊揣庭臣曰安得勇而善辭令者爲我諭高麗出兵西攻契丹以分其力則吾事可不勞而集既曰非韓某不可即假以太常少卿爲使公馳驛至其國其王負固不時奉詔公坐館舍遺王書責以慢命且稱朝廷威德之盛諸僭僞悉已擒滅遂欲北取故疆以雪晉恥而委王以方面者其意不已重乎王惟我中國是賴可以得志諸口雖暫勤而衆實王長世之利

也令若不勉天子怒一日大兵東出先誅不用命者如決海灌爛火王其無悔王大恐奔走率職明日遣太相韓光元輔趙抗領兵數萬度浿江以侵契丹且令光等率諸將詣館門聽命公待以陪臣禮爲指畫方畧銜勅而慰遣之師期未集公又累與王書獎激鼓礪使不得少懈復問曰深入攻之邪姑挑戰也王報曰已深入矣公得其肝膽遂復命天子大喜拜右拾遺直史館而賜五品服章兼判登聞院入三司爲開拆推官公論開口司主出納三部文籍置推官其名不正宜更判事之號尋詔改主判三司開拆司遷左司諫充鹽鐵判官以之契丹大將蕭寧遣使叩雄州約和州將劉福信之以聞天子因思高麗功立命公走雄州按其事亦命代福作報

書索其情僞寧之意欲我先發公固願息兵以養民然念國
體不可屈書十餘反終不許復意其譎而有謀乃謝使者歸
介備邊還奏天子又大喜益愛其才故事凡曲燕五品以下
官非隷館閣者不預時燕侍臣於苑中公以在鹽鐵例罷史
局不得入侍天子特命直昭文館三司判官兼館職自公始
既又歷判鹽鐵度支戶部三勾院及左計司判官主計者嫌
其守正不肯下密譏於帝帝雅信公即日詔總判三勾賜三
品服章仍令宰相召於政事堂諭旨譏者大沮公圖報益自
奮條三司不便事二十七上之官民俱利後無以易者遂著
爲法俄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即拜峽路轉運使峽爲險遠一
路官俸薄不可責以廉公奏益之至今峽中官德公不已直

宗即位入判大理寺自始登尚書秩至是凡五遷爲職方郎
中出知河陽徙潞州會契丹由梁門入寇河朔分兵略太行
其鋒甚銳潞人恐公以精騎屯貝兒谷扼其奔衝賊遂不敢
犯其境又率本道糧以餉胡軍王師大捷帝嘉之褒以璽書
景德初契丹再寇澶淵縣請修好朝廷以其多變詐使絶域
者難其人入亦憚其往故首命公假秘書監爲國信使江南
饑又遣巡撫專一道之政還朝權開封府判官出知曹州拜
太常少卿徙泉州天子封太山擢爲諫議大夫召歸道病卒
於建陽縣泉人聞之傾一州來會哭久不忍去朝廷累郵典
賜一子官所以慰其旅魂也公儀相魁碩有倜儻與人接且
然必盡其誠不爲形跡亦不敢機變尤篤於孝友常恨祿不

逮親屬多感泣凡俸賜悉分惠宗黨不問疎密姑姊數人孀
居老皆迎歸奉之以終其身又爲外姻之貧者畢嫁娶復與
營其生事教子舍悉用經術而濟之以嚴法得任子不與奏
蓋欲使其自致也故諸子多能踐其世科公沒後布衣者尚
二人焉噫公年十九已入官壽雖止五十五而其間從政
者幾四十年可謂久矣事兩朝不懈夙夜國家每有急難處
必首被選委又在計庭更八任不得解迹其從來不爲不遇
中外望歸謂必大用天子亦屢欲用之而公素方整守道權
倖者多不說故每爲其所間而止公惟所任莫不竭其力不
以抑塞自懟而遂浮沉於時向若得所用如人之所望者經
綸設施布宣光昭其爲功德非古賢孰與校之哉娶羅氏諫

議大夫延吉之女鄭王紹威之孫封宜城縣君六男球湖州
德清尉瑄將作監主簿琚司封員外郎兩浙轉運使琥河陽
司法參軍璩秘書著作佐郎或自科舉或由蔭授方以才名
並進而不幸繼亡琦相仁宗皇帝被遺制立今天子為門下
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衛國
公望臨天下勳冠列辟以公積德儲慶所宜身享厚報然恨
早世不克待其發而發於丞相丞相以似以繼其傳之者又
可涯耶二女歸於衛尉卿高志寧丞相貴累贈公與祖尚書
曾祖永濟三代並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又啟魏燕冀三國
皆追封為公妣羅氏祖妣李氏曾妣史氏亦以魏燕齊三國
追封為大夫人銘曰

上軌不官公官獨難使臨東夷跨海瀰漫指麾出師剿絕激
退王始倔強恃遠且覲視詔抹剌不恭以虔公怒移書以詞
以調僩以禍福日星之觀王雖島酋聞義惕然發兵餽犒軍
頭易堡對虜耨隊伏命錯門能俾遠夷舉國奔職不憚已勞
不畏隣隙又俾強虜斂其毒螫一邦由公一舉斯得繼走胡
陲議收戈戮坐策立判虜姦不施不爲其欺國不挫威兩使
外禦天子再怡益之衆美大用是宜而卒不用讒人之爲復
不永年道卒退裔與考同之勤官攸致位不都躬葬於幼歸
日將日相勳德名世本支原流公得何與何以畀之天相其
類天實使然人亦靡然誌諸實然其昭昭然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建

武寧章友直篆額

中書省玉冊官王克明書億刊

中州金石記韓國華神道碑嘉祐八年十一月立富弼撰

王珪正書在安陽水冶鎮國華即琦之父琦相仁宗乃立

此碑

授堂金石文字續跋碑前列推忠協謀同德守政佐理功

臣樞密使特進檢校太師行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食邑大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

四百戶富弼撰宋史弼本傳所授官與碑同本傳稱封

祁國公進封鄭又進封韓國公致仕其初封河南郡開國

公史不及之又列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尚書

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館事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書本傳於珪散官勳爵亦從略焉碑載國華歷官東都事略國華見韓忠獻傳但稱終右諫議大夫至宋史傳序官始備亦不著其監上蔡稅又碑言爲京東轉運副使傳作轉運使碑載徙峽路峽路之名見錢晁諶傳安石欲合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蓋宋名川峽四路益州梓州利州夔州也而傳以爲陜西路恐失其實碑後載公六男球湖州德清尉瑄將作監主簿琚司封員外郎兩浙轉運使琥河陽司法參軍璩秘書省著作佐郎今丞相琦傳失載球璩宜据碑補其闕

案碑後載國華娶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威之孫封宜城郡君据魏公爲大夫人胡氏墓誌云夫人父諱覺始仕孟氏名在朝籍乾德三年太祖平兩川例遣歸闕生夫人於京師久之不得調卒夫人從母李氏適故秦王牙吏王慶王被譴左右皆得罪家族無依遂以夫人歸於太師是胡氏爲諫議側室又生魏公於泉州亦嘗以附書然當公撰碑獨不稱者亦以嫡統之金石正例也若懶真子云國華嘗仕於蜀蜀中士人胡廣善相術與魏公所述名覺者異又胡覺既亡歸夫人於韓氏實不出自覺而懶眞子傳聞之詞不足据依予故附此爲辨之以見野聞不可信如此後載武寧章友直篆額友直見二體石經周禮

殘碑有其名皇宋書錄章友直字伯益又引國朝會要云
嘉祐六年二月一日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
補將作主簿友直自以不願仕進免官乃賜銀百兩蓋其
人辭榮守約不以藝自衒故得其所篆於此額尤爲可尚
篆額例與撰書人並列友直獨自居於後當以草澤自安
也

晝錦堂記

存正書治平二年三月在韓魏公廟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
同也□士方□時□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
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前

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
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於車塵馬足之間而
莫敢仰視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
□□□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
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
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
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意以驚駭
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裳不足□
公貴惟德被□□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
世而垂無窮□□□□□□□□□公也豈止夸一時
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

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
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
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
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
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
鼎而被□□□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
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成而喜爲天下道也□
是乎書

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記
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蔡襄書丹
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題額

治平二年三月十三日太子賓客知相州趙良規立石

潯陽蹇億刊字

廣川書跋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晝錦堂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故宜勝今也

弇州山人稿韓魏公以上相作晝錦堂於相州時歐陽文忠公以參政爲之記而蔡忠惠以三司使書之時稱三絶今觀忠惠書遒勁偉麗出入清臣誠懸間而不無段師琵琶之韻然自宋書家當以襄爲首云

容臺集蔡忠惠公書晝錦堂記每一字書數字擇其合作者存之名爲百衲碑

金石續錄宋蔡襄晝錦堂記晝錦堂在今彰德府故漢之西順治間掘地得是碑今移於城東南隅韓魏公祠余在京師曾見搨本端重嚴勁絕類魯公宋人稱為本朝第一信不虛也彰德尚有醉白堂記韓魏公先塋碑惜未寓目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右晝錦堂記文稱大丞相衛國公按韓忠獻於嘉祐中封南陽郡開國公嘉祐中入相進封儀國公英宗嗣位改衛國公後又改魏國公碑立於治平二年三月猶稱衛國則魏國之封當在其後宰相表於治平元年閏五月已書魏國公者誤也此記俗本亦誤作魏諡後人不知忠獻嘗封衛公而以意改之耳

中州金石記晝錦堂記治平二年三月立歐陽修撰蔡襄

正書邵□題額在彰德府治北此宋韓琦以丞相判鄉郡建於居第者也琦第別有榮歸虛心二堂其後曾孫肖胄守相又建榮事堂襄字方正爲一代絕手此碑尤名於時容臺集稱爲無一字書數字擇其合作者存之名爲百衲碑乃別體不乏異功从力矜从予學書者宜棄其短也錢少詹云琦初封衛國晉封魏國歐陽作記時稱衛國是也板本作魏國公誤甚矣當以碑爲正

授堂金石文字續跋晝錦堂記正書歐陽修撰蔡襄書治平二年二月在安陽碑記韓公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宋史本傳拜武康軍節度使从之求知相州東都事畧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又知相州據

是碑但稱自武康來治並無知并州之文故本傳例是云
書也公出鎮凡三任鄉邦此初治相所建故記稱大丞相
衛國公今集本有作魏者按傳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
魏國公證之英宗紀治平元年五月戊申太后還政宰輔
表於是年亦書閏五月戊辰琦自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
同平章昭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魏國公加尚書右僕射
然則碑立於治平二年猶稱衛公與史不合殆由記文之
作在治平初及立石已逾歲集本俗刻不足依也
案皇宋書錄學宮刻晝錦堂記相州元刻云書丹而此本
聞諸老先生云以墨跡撫於石今碑題蔡襄書丹正與書
錄符及覽河朔訪古記云庭西晝錦堂記碑一通至元間

再摹而刻已非舊觀矣然碑仍稱書丹與相州元刻合蓋當時必有舊拓本規摹於石近時人多以忠惠之跡溢美不容於口故爲揭其所自以昭真賞云

狎鷗亭詩

存韓魏公正書

亭壓東池復壞基園林須實主人歸戀棠猶茂應存愛樹栁閒儕偉過圃魚游藻間諳物性月沉波底發禪機羣鷗只合任輕舟畔知我無心自不飛

案安陽集此詩序於戊申即熙寧元年也書勢雄逸獨出規撫魯公而絕其迹星宋書錄引書史云韓忠獻公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其爲當時所傾慕已如此

李家墕村修塔記

存正書熙寧元年三月在興陽寺塔上

熙寧元年三月十八日李家墕村修塔弟一級維那任庭遂妻王氏孫見任晉州冀氏縣長官王聚妻弟王卿才妻吕氏母趙氏副維那蘇卒妻王氏賀用妻張氏同緣張海妻王氏蘇宣妻劉氏宋迪妻褚氏魏進妻李氏李信妻王氏西良村孫顯妻張氏張保妻焦氏東桃村酒務高秘妻張氏吕家孫氏吕慶母孫氏陳元妻許氏牛凝妻栗氏景邑村宋政妻馬氏北採宗村劉準女王郎婦任庭遂年七十九歲長官王聚年三十四歲妻馬氏書字蘇卒鐫字人侯慶

案修塔記載東桃村酒務據宋史食貨志酒宋榷酤之法

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
此記所載桃村諸郎鄉閭民釀之例與然酒務之設舊志
皆未述及殆其疎也已又此記李家塲村西邑村東桃村
景色村北採宗村証之鄰乘所引宋志皆不載是宋時村
名佚漏未悉收者多矣予備徵之以示方志所資在乎石
刻者尤可徵也

宋故秘書省校書郎韓恬墓誌銘并序

存正書熙寧丙年二月在水治孝親寺

叔祖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魏國公琦撰

恬字安之余姪殿中丞公彥之第三子母仁壽縣君張氏幼
從遊書學讀書強記而爲文辯速余嘗較公彥諸子謂恬宅

曰必能先取科第以才名自立嘗求補試國子監生程文中等俄丁父憂未幾其仲兄憕與二妹繼亡恬與母張氏益大悲駭不能自寧余遇嘉祐明堂恩亟先奏恬得秘書省校書郎及爲娶職方郎中董之邵之女且以慰其母惸獨之心張氏喜甚屢泣以誡恬令益自修飭以報恩勤之厚已而張氏復感疾議歸鄉里冀得移其故處而遂平愈八年春不幸疾以卒不起恬旣併罹酷罰夙夜號躃幾以殞絶猶能手疏母之行實請余爲其墓銘終以哀毀之過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卒時年二十二女二人長曰壽女次曰安女並幼後恬服除董氏以無男子歸其父家壽女者熙寧初元又不育嗚呼禍釁之來未有如恬之一門相仍窮苦如是之甚者也悲

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其叔祖母安康郡太君之葬乃舉
恬之喪葬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東其兄確之墓次葬
師所謂穴之外庚也銘曰
父母諸兄兮相繼亡於前二女之幼兮一後夭於後妻無以
守歸其家爾獨於茲瘞其柩何罪而當此罰耶豈數之適相
偶邪天乎冥冥吾安以究

弟試秘書省校書郎跋書

案誌文見安陽集劉勘背同惟此石爲韓跋所書筆法宗
顏平原而運腕靈儁一化板重之習可謂善自規撫者矣

詩二首

存正書在韓魏公廟

淮南節缺侍中缺公韓琦缺

戊申再安陽集作再題休逸臺

冰井深摧幾集作百秋集作昔稜為杜立臺頭層集作基面壘盤渦攲倒影侵池集作側層樓集作拂檻落霞凌綺席集作入簷初月誤環鈎芳林已集作合成茂集作陰不見西山漏集作萬邱

癸丑登休集作逸臺

休逸臺高復凭欄集作依然風月喜生顏城集作頭仰集作視親栽柳天外微分舊見山集作草色且無歸後怨禽集作飛同到倦時還欲知恩許三來幸錦爛集作輕裘白晝閑

案前書魏公銜殘斷不完据神宗御制兩朝顧命定策元勳碑治平四年正月庚戌被顧命拜司空兼侍中又辭兩

鎮不拜改淮南節度使此題並有淮南及侍中字與四年所拜官合至戊申題詩已當神宗熙寧元年矣後一詩題癸丑爲熙寧六年公三判相州詩也詩魏公手跡合刻一石當係癸丑刻之

晝錦堂詩石刻

佚

河朔訪古記晝錦新廟殿壁龕公書晝錦堂詩石刻一通

詩曰重向高堂舉宴杯四年牽强北門廻故園風物都如舊多病襟懷遂一開白髮恥夸金駱騎緑影欣滿石梁苔因思前彥榮歸者未有三會晝錦來

案今安陽集初會晝錦堂詩石梁作鐵梁蓋魏公移冰井

臺鐵梁作休逸臺柱是鐵梁爲定本訪古記誤

偃師武虛谷先生著

安陽縣知縣趙希璜　校梓

雙磑詩石刻

佚

鄴乘宋至和中忠獻韓公瀹渠入城又於城西北隅傍壕制爲水磑歲命酒官造麴幾千石以紓民勞建亭水濱作詩刻石

案安陽集上巳會城北新磑詩次於王治乙未之後則此詩上巳蓋丙申也是爲至和三年公治水磑起於此再賞雙磑詩在癸丑是爲熙寧六年春日磑亭同會詩爲七年

甲寅鄭乘云建亭水濱作詩刻石皆不踰此三篇文敏貽猶及見之故以云然

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

佚

宋神宗皇帝御製

熙寧八年六月甲寅定策元勳之臣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魏國公判相州韓琦薨訃來京師朕衋然追悼若不勝詔輟視朝三日贈尚書令配享英宗廟庭七月癸酉成服於苑中哭之慟又勅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往護喪事於是其孫中彥上公勳德之狀於有司已而集議尚書省皆以謂謚公忠獻無易朕念旣葬而墓陵之口未立嘗攷大

雅烝民之詩雖美宣王之德而實大山甫之功舉其所生與其所施及乎進止威儀衣服車馬之盛莫不與民詠謌之以慰山甫之心可謂止矣蓋臣之致功者大則君之享福也隆然則曷可無述今觀公之大節所以始所以終宜有金石之刻以著信於後世而錫訓於子孫非朕其誰為之惟韓氏遠有世叙始武子事晉得封於韓遂以為氏韓亡其子孫散之他國望出博陵推其族世名爵而譜猶存其三世葬安陽公安陽人字稚圭生而有異稟少好學夙智早成天聖五年公甫冠擢進士甲科授將作監丞同判淄州召試學士院直集賢院再遷太常丞監左藏庫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改左司諫時天變數見宰相以疾五日一奉朝請執政者德

輕不足與論天下事公連疏中書所行乖失久不報又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於是同日詔罷執政者四人公爲諫官凡中外職有預責苟有所知者未嘗不言其啓迪上心則又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初王曾爲宰相謂公曰今言者太激無補上德如公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是時曾望方崇當時士人罕見獎與公得其言益以自信俄詔同丁度定雅樂公以阮逸胡瑗尺律之法出於私見皆詔罷之且請用王朴舊樂遷起居舍人知制誥知審刑院益利歲大荒爲劒南二路安撫使活饑民一百餘萬減冗役數百人奏除諸郡收市上供綺繡不急之物以便民趙元昊反以兵圍延州又爲陜西安撫使馳往撫邊事則賊引去矣方大將劉

平遇賊千百口以軍敗被執監軍黃和懼罪誣言上平實降朝廷乃勑收其子命御史臺置獄於河中府公力爲陳之平子既蒙釋又得推恩及其家夏竦爲陜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公以樞密直學士副之公持攻守二策以决於上仁宗欲取攻策執政者難之公曰元昊以區區數州之地其衆可知也顧非舉國不能以內寇漢拘賊法城邑之守未嘗出境謀此賊所以猖獗而屢勝也今彼志氣驕惰我儻併兵從一道出糧充械利鼓行而前宜無堅敵矣曷不用攻策公言雖懇激然朝廷終以爲不可俄還涇原聞元昊遣求盟公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下令諸將日夜戒嚴方召兵死亭賊已寇山外公指圖授任福曰此地有險可保彼雖衆不足畏也宜堅壁

待之無得輕出軍久則勢自歸且隨躡其後擊之可有功旣而又以檄戒福曰違節雖有功亦斬福庸將也卒爲致敵而死之夏竦使人收散兵得公所與檄於福衣帶間乃言失軍之罪不在公朝廷猶奪一官得知秦州數月復其官如故會分陝西爲四路改秦鳳經畧安撫使明年詔易陝西四帥皆爲觀察使如范仲淹龐藉二公亦辭公獨不辭曰上方憂邊甚臣子忍擇官乎口之復爲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又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公在邊久積養士氣日益振又欲用策取横山以復河南故地會元昊求稱臣而未遂公與范仲淹素善天下稱韓范仁宗亦知此二人者遂同除樞密副使而相與復陳其策上前元昊口臣矣其謀卒不得用前此鄜戰

代公爲四路帥遣劉滬董士廉卽降羌所獻地築水洛城城役方作會戩罷涇原帥尹洙以爲非便止之滬等猶城不已洙乃械送於獄且將斬而戩力争於朝公亦以爲水洛可罷而滬等犯令之罪不可貸朝廷命廷臣往視利害旣成而士廉等詣闕訟其事是時公同進用者已悉罷去公因自請補外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又徙鄆州徒成德軍分河北爲四路就移定州安撫使知定州更本殿大學士尚書禮部侍郎以觀文殿大學士留再任拜武昌軍節度河東經略安撫使知并州契丹侵我天池公使口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脩池上神廟今曷見侵也虜不服安靜指外黃嵬山之麓與之爲約不敢踰衍塞下多閑田先是國初潘美爲帥時敵

類出寇鈔並邊之民甚苦之美乃令內徙空其田以爲禁地公曰以虜日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募弓箭手四千戶墾田九千六百頃公數罹霜露之疾願上武康節罷邊東還詔聽以節知相州且疾間授三司使工部尚書尋除樞密使自國朝創草僭暴所積機要文書皆散亂湮鬱不可考究諸房比例前後檢用未嘗同吏每探高下以市賂乃命官條悉刪留而論次之姦緣以止其得祖宗御筆所裁則悉上秘府以爲世主憲總千餘秩後至中書亦行之以本官同平章事進刑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仁宗方倚左右口臣以經畧太平之口公因得遴敕群司百吏使奉法循理各安其職而天下晏然無事百姓遂安刑罰衰止衣

食滋循守成之業茂矣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皇嗣未立而天下共以爲憂大臣顧避退縮莫敢爲上言公乘閒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古禍亂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今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而定之以爲宗廟社稷之計乎他日又進而言曰昔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議立孝元帝孫定陶王爲子成帝在漢非高才主且能之以陛下之聰明睿智奈何久不決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稱疾辭未受命仁宗以問公公曰名分之未定去就之所難也臣切意之帝悟遂詔立皇子公復稽首曰事定矣臣復何憂時詔雖下英宗辭益堅仁宗欣然用其策英宗既爲皇子遂入居於慶寧宮嘉祐八年三月壬申以仁宗顧命奉皇子即皇

帝位於時天氣温晏宮廷内外罔不肅然自畿中市井猶有未知者口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爲仁宗山陵使初英宗暴得疾皇太后垂簾權聽軍國事及皇躬康復公乃請乘輿素仗出祈雨都人猶未識新天子至是瞻仰天日之表乃相與言君貌類祖宗眞英主也皇太后聞之喜卽下令還政進左僕射兼樞密院事提舉修仁宗實錄昭陵復土上大丞相印綬英宗親製手詔賜之詔批答公乃起不敢辭辭兼樞密院事許之其年南郊大禮進封魏國公以陜西戍兵多軍常不足欲籍下民爲義勇方議上諫官司馬光言公曰往者嘗籍之爲民兵遂涅之爲官軍父母妻子莫不環顧以泣也臣願以一身救數萬之命英宗曰河北河東

亦有義勇何陝西爲不可公於是督使者疾馳往籍之得十四萬人光猶上前論其事英宗曰已籍之矣何獨未知也夏賊寇大順城公卽欲停歲賜絕和以問罪於其主諒祚大臣或有以保元康定之間四方用兵王師傷敗之事諫於上前陰撓其謀者公曰此但膠往迹何不較今日彼我乎且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計而朝廷邊備乃大過昔日誠詰之心必服時衆雖屈公然心不善之也英宗旣用公策遂遣使齎詔往問衆而諒祚懼以表謝於朝廷會英宗已寢疾輔臣入起居於便殿公卽榻間諒祚所上表云何英宗曰亦如前日所料耳於是向之異議者媿服公之謀且著英宗之聽也未幾卽卧內承詔以朕爲皇太子治平四年正月庚戌被顧命奉

朕即皇帝位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旣還又引故事
願罷相不聽固請乃以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
仍虛上宰位待之賜興道坊第一區公因以國朝故事領兩
鎮者未嘗有辭不拜改淮南節度使种諤取綏州省州貢不
至旣勑備於陝西又改陝西經畧安撫使判永興軍或以綏
州孤遠難於餽餉請弃與賊者朝廷信之命公廢焉公以謂
其城阨賊衝横據山界并視不平不可毀留詔抗議以便宜
檄邊固守之乃得存迄今爲延州東北形勢之障公旣常有
滅賊志因是乃大揭榜塞上具陳向背禍福招來横山之羌
爲進討之計會關中頻歲不登邊廩無餘粟朝廷雖多公策
而時不相之故其功卒不就河北衍地數震又改河北安撫

使判太名府兼北京留守公名動外寇每漢使至契丹必問
公安否熙寧初公子忠彥使金燕於戎帳其主顧問其常使
漢者曰忠彥之兒肖其父乎曰然遽命工圖之而去故例金
使過北都與留守通書皆不名明年來賀同天節副使成堯
錫詭接伴曰今以韓丞相故特書名後人雖欲其名而不得
也以永興軍節度留再任公雖留辭所加命復判相州居二
年乃言臣老矣恐不足任事願乞骸骨以歸愼以向所加□
授之公雖在外□常□□以□□□選□□□形殆非復在
執政曰朕方念公深遂不能起可□慟哉公天資忠孝凝然
如山立至論大事決大疑而辭氣雍容不見其有憂喜之容
也方天下以為憂公獨能蹈危機進沉斷上以尊強宗廟社

稷下以慰安元元之心功高而不矜位大而不驕祿富而不侈自宋興以來功臣未能遠過也公爲宰相十年薦進人多矣然未嘗以官職私所親例得恩澤先推與其旁支逮朝廷錄遺其子猶有未命者公薨前夕有大星殞於廐中櫪馬皆鳴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兩河卒以一品鹵簿葬公相州安陽縣豐安村之原享年六十八歲曾祖璆廣晉府永濟縣令祖構太子中允父國華諫議大夫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追封齊燕魏三國公男六人忠彥太常丞直龍圖閣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粹彥嘉彥皆大理評事其一人蚤卒孫男六人

維公奉詔立皇子爲皇太子被顧命立英宗爲皇帝立朕以承祖宗之緒可謂定策之元勳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周

勑政事北姚崇其言不幾乎朕既述公以文遂錄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夫豈特慰公之知亦將爲天下臣子之勸銘曰

嶽祇嵘峨默降靈氣匪申匪甫而相于治赤精傳圖繼生仁宗誰適作相有來魏公烈文魏公匪卜于枚天實賚予魏公有來公治萬事靡猷不經進退賞罰惟時權衡悔明風雨罔拂厥序男女潔誠以田以縷萬物瑳瑳四塞舞歌雖本帝力公陳亦多皇有大器誰嗣誰尸公陳與于天命不迷功成辭隆視天盈虛旂常之載勤勞終初乘彼路車袞衣赤舄其誰公如將相出入公行不歸公死是悼口口公儀淚落死草永懷英宗公則配食我祖于宮孝思罔極潔粢碩牲鐘鼓管絃

公從享之何千萬年

案碑載公天聖五年公甫冠擢進士甲科授將作監丞同判緇州同判郎通判避章獻太后父諱齊東野語本朝章獻太后父諱通嘗改通直郎爲同直郎通州爲崇州通判爲同判通進司爲承進司通奉爲中奉通事舍人爲宣事舍人至明道間遂復舊此碑當神宗熙寧八年猶稱同判蓋緣公初授官在天聖五年正其避諱之時故碑亦因仍不易又云分河北四路就移定州爲安撫使文獻通攷慶歷八年詔置河北四路安撫以韓琦王拱辰賈昌朝等充諸路使四路謂魏瀛鎮定四州碑不書其年以此互證之知定州安撫始以公爲之矣碑云爲英宗山陵使既還又

引故事願能相不聽固請乃以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兼侍
中判相州此亦見齊東野語四載以永厚陵成復護葬於
洛陽因上疏云自唐至於五代故事山陵使事迄合行求
去遂以司徒兩鎮節鉞判相州所謂故事者即指此

宋故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守正協恭贊治純誠亮節佐運翊
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封儀同三司守
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判相州軍州事□□□□
□□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六千八百戶食實封六千
五百戶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廷韓公墓誌銘并序

存正書

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右司郎中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宫上輕車都尉潁川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陳薦撰

朝散大夫□□□□□□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宗正寺修玉牒官權判尚書都省判秘閣提舉醴泉□公事上護軍常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宋敏求書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大師兼侍中行太□□□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充大名府路安撫使兼大名府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上柱國潞國公文彥博篆蓋

熙寧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行

京兆尹判相州軍州事魏國韓公薨于正寢享年六十八上聞震悼甚罷二日視朝贈尚書令詔配享英□□□臨後死發哀音過常數遣使弔問其孤賻物加等又令其家欲有所請而在著例外者一一條上後皆從之親族拜官者十人以其兄子正彥知相州命太常丞集賢校理李清臣祭以中牢遣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監護葬事又遣勾當龍圖天章寶文閣入內供奉官張懷德增修京兆新石以爲幽堂其費皆給於官有司考行謚曰忠獻以□□□□月二日葬於相州安陽縣豐安村祖塋之西北歷觀前世天子于勳舊大臣飭終恩禮未嘗有如此之厚也自公之薨不問遠近少壯耆艾聞之者罔不失聲咨嗟涕泣相弔傷非有利澤嘗濟

於天下仁厚忠恕之德感人之深孰能至於是乎前葬其孤以公之功實善行之錄具書來授請銘公墓竊惟公之勳業名德載之鐘鼎書之功錄傳之四海内外□□□□□雲之音常在人觀聽則垂之百世而益彰又何必資淺陋朽拙者之言然後傳信然壙必有銘薦公之故吏也義不敢以衰病不能辭謹考次始終大節以書韓本出姬姓至厥爲晉正卿諡曰獻其後子孫散居他土傳陸之譚蓋其後也五世祖乂賓而上皆藝博陸乂賓仕唐爲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左散子以博學富文辭聞於時高祖昌辭爲鼓□□□□□□璆爲廣晉府永濟令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齊國公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太夫人祖構仕本朝爲太子中允累贈

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燕國公夫人李氏追封燕國太夫人父國華終右諫議大夫爲世名臣國史有傳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夫人羅氏追封魏國太夫人所生母胡氏追封秦國太夫人皆葬安陽公遂爲安陽□□□□□也少敏悟過人不煩師教而強學自立謹亟修潔未嘗爲出防表嬉縱事始冠天聖五年登進士甲第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踰年遭秦國憂居喪以孝聞服除遷太子中允明道初召試學士院遷大常丞直集賢院監左藏庫爲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改度支判官遷太常博士景祐五年拜右司諫供職始對諷仁宗明得失正紀綱近忠良□□□□□久疾廢朝謁而日至中書視事復同列議論不一事多留積又

内降數出公連抗疏極論仁宗爲罷中書執政内降而止詔𠫭議雅樂而阮逸輩黍尺之法無所考據奏罷之公爲諫官三年時政之闕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前後七十餘疏天子以爲忠故多嘉納五年與三司同定茶法又裁省國用轉起居舍人知諫院寶元二年拜知制□□□□□品服益利路饑爲體量安撫使活兩路饑人一百九十餘萬捃尅之害一切蠲去蜀人懷之還朝屬趙元昊初叛邉將失律仁宗自選公爲陝西安撫使北馳至高奴而賊已引去將士其傷夷之餘垂頭喪氣居人惴惴未寧公乃籍戰死之家厚加賻恤又列其當贈録者聞於朝更選材武之士以張兵勢脩嚴戰守之備以固邉圉人情□□□□□敢將死猶叱賊爾

小人誣其降遣御史置獄以按之公力爲辯其寃平由是始得褒贈家亦被恩使還康定元年遷樞密直學士爲陜西經畧安撫副使同管勾都總管司公事明年春按部至涇原聞元昊遣使乞和公戒諸將曰此兵法所謂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正欲欵我而來犯塞耳宜益嚴其備方會兵瓦亭而賊已寇山外公疾馳至鎭戎省軍指□□□總□任福曰賊必由此路往來此地得形勝可處高而陣以壯兵勢賊遠來利在速戰必不能久留當整衆持重以挫其銳待其歸則擊之未歸勿得輒擊既行公又以其檄戒福曰違節度有功亦斬福愚勇始見賊殊不遵節度貪小利驅衆以深逐不知其誘也遂戰歿大帥夏文莊公遣人收兵得公所與檄於福衣帶以

聞安撫使王文安公亦以是言□□□罪在裨將止下遷公
石司諫仍舊職知秦州數月遷舊官俄進尚書禮部郎中兼
秦隴鳳翔階成州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畧安撫沿邊
招討等使慶歷二年改秦州觀察使秦之城素狹隘民居兵
營半在城外公奏築東西二城以環之一物不取於民十月
復爲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十一月充陝西四路沿邊
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等使駐涇□□□師所遣戍兵類多
孱軟而士兵勁律耐勞苦公乃奏增置士兵而稍減屯戍公
護邊久恩信周洽士買餘勇與范文正公志同氣合一歸於
忠義乃其謀出師取橫山恢復河南舊地會元昊乞稱臣遂
未發仁宗知公勤勞甚久嘗賜密詔先諭以初往之意明年

與范公同召拜樞密副使五上表乞守邊不從既而與范公復陳取横山之策而元昊已□□□止□雖納款猶敢妄有邀求欲自建元爲父子呼吳祖使人與陪臣爲列二府緣此欲議其輕者從之公獨曰此皆非人臣禮不可許後遂殺其禮爲夏國主云仁宗方勵精庶政手詔中書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其言之可行者宜以時條奏又開天章閣賜坐咨訪當世急務公上十數事其畧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才去冗食慎入官言未及大施而不便於己者毀已與矣富鄭公宣撫河北還將至國門而命守鄆公奏曰弼忠亮少與今天下不聞其過使還咫尺不得一望清範少陳策畫而責補開州臣竊爲陛下惜

之不報前此鄭文肅公領四路以劉滬董士廉城水洛涇原帥尹洙言非便詔止之俄鄭公罷四路而猶移文二人者城之洙乃遣總管狄青□□□□□□士廉係獄青欲斬之公而洙不許鄭公極語論救於朝公乃上十事以數二人者之罪然卒薄滬等責授士廉請闕訟其事而執政左右之復城水洛時同進數公皆已相繼罷去公亦懇求補郡五年除資政殿學士知揚州還給事中徙鄆州又改成德軍八年河朔始分四路移定州路都總管兼安撫使兼知定州從來守將皆武人安於無事□□□□□益驕縱公至修明軍政剗除宿弊士卒犯令或稍涉暴橫則立斬以徇連營惕息皆怗怗以紀律至不敢大聲高語考李衛公遺法爲方圓銳三陣以

教之宜聲烈烈震慴虜廷楊懷敏建言禁並塞山林公私不
得樵採居人亡去者十六七公奏開其禁會大水歲饑夙夜
竭力以修荒政豫儲救衆設區處以待流徙之民遠近歸之
者如市至春獲給路□□□舊業全活者不可勝數優詔褒
美皇祐元年拜資政殿大學士遷尚書禮部侍郎又拜觀文
殿學士再任五年授武康軍節度使充河東路經畧安撫使
兵馬都總管兼知并州北虜謀侵我天池之境公遣將燕安
静至塞上召虜人諭之曰爾昔嘗借我天池廟焚香文移具
在今何得妄言爾地虜人屈伏遂并退連谷泉村地十餘里
又代北舊以黃嵬□□□界自後戎人輒耕上山腹公又遣
安静穿濠以杜其侵越遂復舊境並北塞多閑田而甚美太

宗朝潘美爲帥患虜之鈔掠驅其民內徙而空之謂之禁地
昔歐陽公嘗奏乞耕之而不果公曰我今不耕異時必爲虜
人盜占遂奏募人爲弓箭手計頃分給總得四千人墾地九
千六百頃先是歲遣將統內郡兵公戍近羌諸郡謂之防秋
公曰河外無事□□□時坐耗邊廩非策也乃不遣大原之
俗死者多燔而後葬貧人無地則收骨寄之佛祠中公知惻
然乃下令開諭自今毋得燔又爲近郊買地四隅立表貧無
地者得葬於其中自是其俗一變會久疾乞還節守鄉郡詔
領節知相州幷人環擁號泣者萬計盡日不得出郭門至有
毀橋斷路隨行數驛然後還者踰年召爲工部尚書三司使
在道除樞密□□□以來石府圖籍紛亂叢委而未嘗紀次

每討舊文以證近事不可遽得乃奏選官編集爲六百八十卷其間得祖宗神謀睿斷載之御筆可以爲後世法者尤多其後中書亦如之又奏定祿令驛令請出內帑錢糴粟數百萬以實塞下豐州古九原也與麟府鼎足向以無水不能守爲叛羌所破公奏遣郝質郭霸王慶民經度修復之又置保寧永安二寨□□之屏蔽嘉祐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進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時仁宗延禮輔臣圖講太平之治祫享祀明堂赦書下仁惠周於海內憂賦役之耗民力而遺寬裕之使慮俊良之伏田野而有遺逸之賢欲守令之修職業增秩久任以勸之矜茶禁之害齊民除榷法以蘇之籍戶絕田租

置廣惠口口口天下之窮獨募印方書給散藥劑以救天下
之疾恙其始議多自公發七年進封儀國公仁宗春秋高尚
未有皇嗣雖忠鯁之臣間有言者而未開納公朝夕深念自
以身都上相之位國之大計無大於此者乃進言曰陛下承
三聖之統兢兢翼翼日思光大先烈今享御四十餘年虛主
器之位恐非所以重宗廟之意也臣竊深憂之願口口宗室
之賢建爲冢嗣副萬國渠渠之望仁宗意猶未决公乘間又
數開白言益切至仁宗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卿姑待之後免
乳皆皇女公金石一心挺然無所顧恤一日又懷孔光傳以
上陳於扆前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遂立帝弟之
子定陶王成帝中材之主猶能之况陛下聰明仁聖並迹堯

舜又何難哉願陛下以太口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仁宗釋然感悟俄選英宗判宗正寺而力辭不就職日堅一日公復啟之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矣今過自謙抑不敢遽當者其器大識遠非中智之所能跂及此益所以為賢也願陛下固起之仁宗曰休更為他名目便可立為皇子於明堂大禮前成之公進曰此天地祖宗神靈扶佑以開陛下口意社稷幸甚天下幸甚今獨中書聞德音而樞密院未知臣愚願陛下復宣諭及右府諸公對仁宗宣示一一如前語公奏曰茲事體大願降詔中書門下從之中外傳聞交語相慶英宗已立為皇子猶沖退未離藩邸公又奏曰今既命之為子雖已令本宮族屬敦勸願更選親信內人往諭陛下之誠則必出矣

仁宗遽用公言□□廟遂入居於慶寧宮八年三月受仁宗
遺制奉英宗即皇帝位中外祗肅晏然無一事四月充仁宗
皇帝山陵使是月拜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進封衛國公英
宗初即位感疾慈壽宮以權宜預政公以純誠一節承事兩
宮忠謀碩望鎮厭內外人情安帖上下無異言公審英宗已
康復乃力請朔日御朝臨幸禱雨奠宗室之□以開慰衆心及
具素仗出都人瞻望聖顏皆躍躍以喜其耆舊相與言曰吾
君皃類祖宗眞英主也車駕還宮起居安適一如平日慈壽
宮甚悅未幾遂還政治平元年提舉修仁宗實録閏五月進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權樞密院公事英宗聽斷之始未能周
知羣臣能否公乃籍從官等名氏爲一編各題品其才業之

豈已用之宜以進永昭陵使畢懇辭時柄英宗手詔曰卿有大德於朕有大功於時一旦無名謝事而去豈不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忝先帝之命則卿之終惠也公見詔語峻甚不敢復辭郊祀恩進封魏國公辭兼樞密院公事從其請國朝舊制天子初即位宗室尊行之已亡者當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宗所生父也□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考典禮以求其當既而禮官與兩制共議咸謂當封大國稱皇伯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下三省再議而英宗遽令權止而臺臣交攻不已指歐陽公為主議者詆毀尤切公謂人曰此中書事皆當所共議何得獨指歐陽公乎識者嘆其寬恕而篤於義臨人之謗惠然肯與公之

公以陝西封域遼濶而兵常若□□乃乞如河東河北之制
籍鄉民爲義勇以助兵勢言者深以爲不可而公議適與英
宗意合卒行之夏賊寇大順城公言宜停其歲賜遣使齎詔
問罪以全國體而大臣議未定或以寶元康定之役爲言公
曰兵家須料彼此於今我之兵勢大盛於前日諒祚乃一狂
童何得擬元昊若問之必服其罪卒遣何次公持詔以往次
公還以諒祚表進屬□宗已□疾一府同入問聖躬畢公奏
曰諒祚表何言英宗顧曰一如所料一如所料治平三年十
二月公親奉英宗手詔立今天子爲皇太子明年正月首被
英宗顧命奉今天子踐祚是月充英宗皇帝山陵使拜守司
空兼侍中御史中丞王陶公素所奇待一旦以所用非其所

望深疑公有不悅意乃奏彈宰相不押常朝班就□日□乖
拱殿起居畢升殿奏事退早則宰相又赴文德殿廷押常朝
班或辰漏將盡以久留百官且遍還政府治事則宰相更不
赴此御史臺放班循久例也既而又奏疏肆言詆毀且率諫
官同對上得其情遽罷其臺職公亦懇求補郡上遣張茂則
賜手詔慰免促令視事使永厚陵還復固以疾辭位除鎮安
武勝等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州□□師賜第一區
擢其子忠彥試帖職授三子官公以領兩鎮本朝宰相去位
未嘗有懇辭改淮南節度使未行會种諤諜羌酋嵬名山一
族謀化以兵取綏州疆場騷然改陝西都總管經畧安撫使
判永興軍公義不辭難承命即行時議者多以綏州孤絶難

守棄之便上遣使促棄之公奏曰綏州地形險要已興師得之矣安可復棄示弱於賊□□□□□□世嵬名山守之後辛留爲綏德城又城囉珠堡據篳篥川起甘谷城即葉燮會爲天雄柵皆控扼衝要以塞邊隙嗣羌得無侵軼之虞公知虜中荐饑種落凋困可以利害動乃爲榜大書開諭禍福揭于境上以招橫山之衆而與廟堂之意異遂復乞守相州至相未甚三月會其年河决地大震民饑流亡滿道上先遣中貴人喻意仍賜手詔遂□□□□安□使判大名府又諭中書令協濟其經畫公體天子仁惻之意殫精畢慮講求術以賑恤之由是饑羸者得沾實惠轉徙之民而多還本業時青苗法初下公奏曰愚民請之則甚易納之則甚難或遇荐饑

民無以諭必恐不錢亦漸失矣所罷之復當平舊法俄條例
司疏駁以爲非是公又建明言愈切直事雖不就世亦稱其
忠固乞守徐州不許□□□□月改□興軍節度使京兆尹
辭不受虜使每至魏境必先詢其下曰韓侍中在此毋得過
有須索虜使與京尹書故事其尾止押字至是以公故悉書
名六年復判相州公雖在外上嘗有所咨訪自以三朝老臣
志在竭忠報國乃極陳時事之所以得所以失生民之所以
休戚無毫銖已隱務以補助聖政比及二年前後十餘
章告老上□□優□終不得謝改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公益
懇辭使者持詔答未至而公已以疾不起矣將甍之前夕大
星殞於晝錦堂之後櫪馬皆驚樓上掌漏者見之疑以爲火

也公明誠內融德量宏博物之至小大無所不容然隱察其
私則短長輕重如寸量銖校皆不失其本真猶黑白之不可
亂也臨大事審義之得忘身忘家誠意堅定如山岳之不可
移而容□□□□□徵之難見於辭氣及其成就大功則又
退然不自爲有降接布衣小官忘去貴重溫言款語以盡其
情故人人退而各過其初望待君子小人一以誠或不以誠
應亦不之責也引拔天下賢俊不問識與不識多至顯仕而
未嘗語於人臨決劇務雖千品百目分姿于前而精爽益明
儀狀英偉人望之如衆山之中見嵩岱氣象雄重許拔莫可
倫擬自奉菲薄□□□好施士之窮窶歸者無虛日及其夫
無不各充其欲親戚之貧之無託仰公然後衣食者常十數

家一門百口而資用均一無踈近之閒嫁中外孤女十餘人教育諸姪同□巳子所得恩例嘗先及旁支逮其終子猶有未官家亦無留資少詹尹師魯及其亡也分俸以濟其家又爲言于朝官其一子所至皆有遺愛人多畫像以恩其思魏人懷德之深□□祠爲塑像以事之以比狄梁公閻公之甍聚哭奠祭于祀下者有淚不止遼人尤畏重之凡使至其國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彥嘗使虜中方宴其主問左右曰孰□□南朝識韓侍中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類命畫工圖之天資簡素無多玩好惟聚書萬餘卷多手自刊校雖老且病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其爲文章雄健明粹有法而尙理始好□□□公書至晚年筆勢老勁自名一家奉先

塋未嘗計所費自四世祖至八世墳兆皆訪得之增廣其地培植松楸起屋於其傍敦人守視嘗謂子孫曰窮達固有命吾入朝殆將四囗孤直自信未嘗枉道求合於權要以沽進而獨人主知之出入將相二十餘年遂至三公其所恃者忠信與天道而已矣汝曹宜觀吾平生之所爲無喪所守以墜吾教自號囗囗囗叟有安陽集類五十卷二府忠議五卷諫垣存藁三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北奏議三十卷雜集奏議三十卷千慮集三卷古今參用家祭儀一卷安陽舊文十卷詩編家集六十卷娶尚書工部侍郎崔公立之女追封魏國夫人柔嘉慈順治內事有法度先公而亡公之葬祔焉六男子曰忠彥秘書丞祕閣校理次端彥大理寺丞次良彥秘書

省校書郎早卒□□□梓彥並大理評事次嘉彥何幼五女
子長不育次適大理寺丞王景修次二人不育次在室孫六
人曰治大理評事曰濈太常寺大祝曰渫曰洽曰浩曰溢並
幼銘曰
惟天佑聖賢出輔時丕丕魏公相我盛朝君臣一德上亮下
燮內如之何百度清夷外如之何萬里天威壽材任職物物
遂宜極天蟠地太平之基開贊仁宗選賢主器帝矚英皇曰
爲予□□廟以重萬靈以嘉聖聖繼明延光億世皇宗大勳
莫之與二人視之艱公履之易俄膺顧託今上御天忠斯勤
斯侯斯侯虞防滿避位高風凜然存有全德歿有殊澤中壺
之長官儀之極英廟崇崇享延配食名俱天壤迹留金石太

行之東漳水之側萬石是瞻魏公貞宅

案魏公墓誌明人重刻附碣於廟其文爲陳薦撰宋敏求書文彥博篆蓋三人並見宋史薦所書魏公行跡號爲詳瞻史多依之惟傳載尹洙劉滬爭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其語大涉略証以此誌鄭文肅公領四路以劉滬董士廉城水洛涇原帥尹洙言非便詔止之俄鄭公罷四路而猶移文二人者城之洙乃遣總管狄青缺七字士廉係獄青欲斬之而洙不許鄭公極語論救於朝公乃上十事以救二人者之罪然卒薄滬等責後士廉詣闕訟其事而執政至右之復城水洛据王銍默記載董士廉佐劉滬同擅築水洛城尹師魯大非之其後狄青帥渭希師魯意以滬

擅與械送獄云云其後反訟師魯贓罪師魯貶死而士廉從輕此即誌所云士廉詣闕訟其事也誌又載公兼知定州修明軍政劃除宿弊士卒犯令或稍涉暴橫則立斬以徇此事亦見默記狄青舊部曲焦用過定州青留用飲酒而卒徒因訴請給不整魏公命擒焦用欲誅之青聞而趨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召云云立青而面誅之蓋公整率驕兵頑卒事每立斷如此至誌載公懇求補郡上遣張茂則賜手詔慰勉促令視默記云神宗遣璫張茂則傳宣撫問韓公公待以舊例常禮此尤足以彰大臣立朝之節可爲後世昵比左右近侍者戒矣一事非魏公勳業所最然取以證誌文之實有依据非徒爲諛墓詞也

北京韓魏公祠堂記

存正書元豐六年七月在縣治韓魏公廟

沒而祠之禮也由漢以來牧守有惠政於民者民或爲之生祠雖非先王之制皆發於人心之去思亦不可廢也然年時浸遠人浸忘之惟唐狄梁公爲魏州刺史屬契丹寇河北梁公旨徹戰守之備撫綏凋弊之民民安而虜自退魏人祠之至今血食熙寧初河北水溢地大震官寺民居蕩覆者太半詔以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韓魏公爲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公既至愛民如愛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忘已之疾□其□忘已之□□□□者以安流者以還饑者以充之者以足羣心既和歲則屢豐在魏五年徙判相州魏

入涕泣遮止數日乃得去魏人□□而不得見□與立祠於熙寧□□塑□像而事之後二年公薨於相州魏人聞之爭奔走哭祠下雲合而雷動連日乃稍息自是□□□生及□世之日皆來致祠及作佛事未嘗少懈噫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時者魏人固知之矣至於德及海內功施後世□□□□之乎公□□相十年□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不爲若湍水□□□□無所□□□諫曰公所爲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嘆曰此何言也凡爲□□盡心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其忠□如此

故□□三后大濟艱難使中外之人哺啜嬉遊自若曾無驚覘傾聽竊語之警坐置天下於□□公之力也嗚乎公與狄梁公皆有惠政於魏故魏人祠之然其為遠近所尊慕年時雖遠而不毀非有大功於社稷為神祇所□□能如是乎□□公之功顯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隱天下或未能盡知也然則魏公不又賢乎宜其□狄公之祠並立於魏享祀無窮也□□後九年魏人以狀抵西京俾光為記將刻於石竊惟梁公二碑乃李邕馮宿之文□□□□敢不自量顧魏人之□□□□□又□□其所未知者論之故不敢辭時元豐七年六月丙戌涑水司馬光記

安武軍節度冀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冀州諸軍事

冀州刺史充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

太原軍府事及管內勸農缺

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揚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

使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上口口馮翊缺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

內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缺

案碑載溫公集以石本校之民或爲之生祠集本無民字

皆發於人心之去思集本無心字公既至集本無至字及

作佛事集本無及字盡心力以事君集本無心字餘缺字

皆如原缺以溫公集世皆知之不必補賛也魏公宋史本

傳云在魏都人爲立生祠即指此事然碑既立於大名不

稔何以重刻此文於晝錦堂記之陰初疑前明人摹勒爲之及攷韓魏王新廟碑元高書訓所撰也已云歐陽司馬二公之記蔡端明之字光燄萬丈照映千古云云是溫公文在元時已指此矣河朔訪古記韓魏王廟庭西晝錦堂記碑一通至元間再摹而刻晝魏都生祠碑轉摹於此石之陰當以此時也

宋碑後題銜凡三皆殘缺有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又有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嘉泰會稽志國初節度使領馬步軍都步署英宗即位避御名改稱都總管其後守臣兼一路安撫使者皆帶馬步軍都總管此二題銜在元豐七年正以避諱不稱都步署至

所帶銜亦由大名河東各爲一路故流安撫使者循之

西門大夫廟記

佚

楊蒙撰

元祐八年癸酉秋七月予奉檄策定武將辭衡漳遲舟於客館里父老拜堂下曰此地之東有祠曰西門大夫雖時祭不乏而廟制湫陋儀像壞剥冠衣非古邑大夫王君行覩而謁焉愴然處瞩曰淸塵尙可彷彿衡宇一何摧隳乃鳩材之餘訪利之道不敝於民不迫於工增亡新敝門廡洞嚴楹藩濉寮命服像儀一規古制予曰彼樸桷之衍廣築室之固潔與訖之始終故不足道獨西門君一邑之長耳生有令名死秩

祀典越歲且久鄉人敬事如在夫殺人仁人不忍也殺一人生千萬人則殺之勞人仁人不欲也勞一時逸千萬世則勞之是故三巫沉而俗害釋一渠疏而歲數登直氣英風揭日月而絶萬世偉矣哉是宜記以文其辭曰

漳水可涸兮君之澤兮方洋洋西山可頹兮君之名兮方巍巍新厥宇兮神安斯琢諸石兮來者師 舊志

宋河朔訪古記西門豹廟有宋修祠碑一通則錢塘楊蒙所撰其畧曰元祐八年癸酉余奉檄策委定武將亂衡漳邏舟於客舘父老集桑堂下曰此地之東有祠云西門大夫雖時祭不乏而廟制湫陋邑大夫君行毀而議焉愴然虔瞻迺鳩工修祠云其後辭曰漳水可涸兮君之澤方洋

洋西山可頹兮君之名方巍魏新厥字兮神安斯琢諸石兮來者師是元末此碑猶存今舊志載斯文將辭衛漳而訪古記作將亂改爾雅正義絕流曰亂注直横流也與衛漳方相符稱辭爲字形之訛矣拜堂下記作集琴堂亦微有異蓋緣新刪舊其文容或竄易也